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2 •



PDG

## 白序

論語集釋何爲而作也曰自孔祀罷經籍廢風會所趨至悍然蔑倫毀紀悔憤詆儒而無復忌憚天下之亂極矣於是倡議經救國之論者孫雄是也有效魯仲連義不帝秦蹈東海而死者王國維是也管子所謂四維不張顧亭林所謂亡天下者不圖及吾身而親見之舉古聖哲王所揭治亂興亡之故至今日而適若相反古人真欺我哉憤而欲取少時所讀之書拉雜燒之客聞而阻之曰世之剝也必不終剝道之窮也必不終窮子姑待之余笑而謂之曰諾今不幸言中而世亂滋迫數年以來塵沸雲擾萬方萬折余猶得蜷伏故都幸免顧沛流離之慘此論語集釋四十卷即於顰蹙偷息中所掇輯而成者也昔太史公身廢不用乃作史記其報任安書列舉左邱失明虞卿窮愁諸例余自癸酉冬患舌強瘻痺之疾足不能行口不能言者七年於茲矣而精力之強不減平昔意者天恐吾投身禍亂以耗其才故假疾以阻其進取又憫其半生志事無所成就故復假之以精力使得以著述終其身耶夫文化者國家之生命思想者人民之傾向教育者立國之根本凡愛其國者未有不愛其國之文化思想之鵠教育之程皆以是爲準反之而毀滅其文化移易其思想變更其教育則必不利於其國者也自清季歐化盛行國人醉心於西方文明已成積重難返之勢政府提倡於上學者鼓吹於下回顧祖國一若無一事及人者驟至裂綱紀毀倫常而國以不立木腐而蟲乃侵自侮而患乃集其使吾國文雖滅裂至於此極者果孰令致之耶夫孔子之道無古今無中外一也由之則治悖之則亂大之則彌於六合小之則切於日用彼歐西固無此人物也被方從事於東方文化之研究我乃摧殘務盡不遺餘力不亦異乎今者歐戰方酣各倚其製造殺人利器之科學以自相殘戮浸假亂極思治秦其權利

號令之說而用吾禮讓之術以爲治由是以斬至於大同未可知也非然者由今之鬼說而實施之不數十年且燭回復人類於狉獉之世亦未可知也著者以風燭殘年不惜汗蒸指戰之勞窮年矻矻以爲此者亦欲以發揚吾國固有文化開軌孔子學說不合現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國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俾廢然知返余之志如是而已若夫漢宋門戶之見考據訓詁之爭黨同伐異竊無取焉己卯秋八月閩縣程樹德序

## 凡例

一 論語注釋漢時有孔安國馬融鄭玄包咸諸家魏則陳羣王肅亦有義說自何晏集解行而鄭王各注皆廢自朱子集注行而集解及邢皇二疏又廢朱子至今又八百餘年加以明清兩代國家以之取士清初名儒代出著述日多其間訓詁義理多爲前人所未及惜無蒼萃貫串之書茲篇竊本孔氏述而不作之旨將宋以後諸家之說分類採輯以爲研究斯書之助定名曰論語集釋

### 一是書內容計分十類

甲 考異 經文有與石經及皇本或他書所引不同者日本高麗版本文字有異者均列入此門其材料則以阮元論語校勘記瞿灝四書考異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葉德輝天文本論語校勘記等爲主

乙 音讀 字音讀法及句讀有不同者入此門其材料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武億經讀考異爲主

丙 考證 自闡若璫撰四書釋地江永著鄉黨圖考以後世人漸知考證名物之重要故入名地名器物度數之應考證者無論矣此外如大戴禮說苑新序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中論論衡諸書有涉及論語之解釋者以其爲漢儒舊說亦附此

門

丁 集解 邢疏有可採者亦附入此門

戊 唐以前古注 此門包含最廣上自漢末下及於唐中間南北朝諸家著述爲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所引者

備列無遺其材料以皇侃義疏馬融王山房輯佚書爲主計所採者凡三十八家列舉如左

劉歆論語注

包咸論語章句

鄭玄論語注

王朗論語說

王弼論語釋疑

衛逰論語集注

繆播論語旨序

釋協論語說

郭象論語體略

樂華論語釋疑

虞喜論語讀注

庾翼論語釋

李充論語集注

范寧論語注

孫綽論語集注

梁觀論語注

袁宏論語注

江熙論語集解

殷仲堪論語解

張憑論語注

蔡謡論語注

顏延之論語說

釋惠琳論語說

沈麟士論語訓注

顧歡論語注

梁武帝論語注

太史叔明論語注

荀仲都論語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

沈浦論語注

熊撰論語說

季彪論語注

陸特進論語注

穎子巖論語注

李巡論語注

張封溪論語注

論語隱義注

韓李論語筆解

己 集注 集注文字稍繁故採擇以內注爲限外注有特別精采者始行列入但其中貶抑聖門標榜門戶者因有後人之辨論不能不列入原文可分別觀之

庚 別解 集解集注以外如有新穎之說別爲別解一門其不止一說者則分爲一二三四以區別之

辛 餘論 在初漢學家立論時與宋儒相出入擇其言論純正無門戶偏見者爲餘論一門其有宋以後諸家注釋可補集注所未備而不屬於考證者亦附入之

壬 發明 宋學中陸王一派多以禪學詁經其中不乏確有心得之語即程朱派中亦間有精確不磨之論蓋通經原以

或用孔氏之言可以爲修己處世之準繩齊家治國之方法者當復不少惜無貫串說明之書僅一四庫反身錄尙多未備因欲後人研究論語者發明其中原理原則故特立此門

癸 按語 凡集解集注別解諸說不同者必須有所擧取別爲按語以附於後此外自考異以下間有所見者亦同

以上十種非必各章皆備無則缺之

一研究論語之法漢儒與宋儒不同漢儒所重者名物之訓詁文字之異同宋儒則否一以大義微言爲主惜程朱一派好排斥異己且專宣傳孔氏所不言之理學故所得殊希陸王派雖無此病然援儒入墨其末流入於狂禪亦非正軌故論語一書其中未發之覆正多是書職責在每章列舉各家之說不分門戶期於求一正當解釋以待後來學者藉此以發明聖人

立言之旨

一朱子集注元明以來以之取士幾於人人習之清初漢學再興始有持異議者譽之者尊爲聖經賢傳一字無敢踰越詆之者置之不議不論之列如王闡運所著之論語訓漢魏六朝諸家之說備列無遺獨於朱注一字不及漢宋門戶隱若劉一鴻溝黃式三論語後案始以集解集注並列然其旨仍在左袒漢學實則集注雖考證稍疏然字斟句酌亦非無一長可取不能概行抹殺是書先列集解爲漢學所宗次集注爲宋學所本中間增唐以前古注一門搜羅漢魏六朝及唐人論語著述片言隻字必一一搜剔不使遺漏庶幾已佚之書賴以不墮其近人著述有罕見之本或篇帙無多恐其日久失傳往往全部收入亦本斯旨

一論語一書言訓詁者則攻宋儒言義理者則攻漢學平心論之漢儒學有師承言皆有本自非宋儒師心自用者所及集注

爲朱子一生精力所注其精細亦斷非漢儒所及蓋義理而不本於訓詁則謬說流傳貽悞後學訓詁而不求之義理則書自書我自我與不讀同二者各有所長不宜偏廢是書意在詁經惟求其是不分宗派苟有心得概與採錄

一全書共百餘萬言所採書目均一一列表備查其未見原書者必注明出處其有引出某書而某書實無其文者則仍以原書著錄以便尋檢此外六朝已佚古籍或雖爲近人著作而爲罕見之本者則倣四庫全書總目之例別爲簡明提要以附於後

一所採之書以四庫著錄及列入正續皇清經解爲限其四庫未收及宋儒一派之著述未採入皇清經解者則擇其尤純正而有心得者其專爲舉業而設類似高頭講章如四書本義匯參及一切庸惡陋劣如四書大全之類概不採錄

一語錄仿自禪宗釋子不讀書出語恒多俚俗宋儒學既近禪并形式上亦必力求其似殊爲無取茲篇除朱子或問及語類外其他語錄中雖有關於論語之研究以其出言鄙倍概不採錄  
一宋以後諸儒往往於劄記中考據論語如困學紀聞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之類無慮數十種其中不乏可採之處雖非專著亦在兼採之列

一宋儒理學爲儒釋道混合之一種哲學本可成一家言但必以爲直接孔孟心傳道統則余不敢信一部論語中何嘗有一個理字而集注釋天爲耶理也釋天道爲天理又遇論語凡有斯子或之字悉以理字填實之皆不免強人就我聖人胸中何嘗有此種理障耶朱子嘗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整之使深然集注釋子在川上釋曾點言志仍不免過高之病以此立說著書未嘗不可但非解經正軌讀者當分別觀之

一清初歲東原毛西河諸家喜攻朱注考證之失殊不知朱子嘗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朱子博極羣書并非力不能爲而其言如此蓋當時風氣不尚考證以古人不經意之事而蹈隙乘瑕攻之不過以其名高耳然猶曰是漢學家言也至顏李同爲理學而亦攻朱則更無謂蓋漢儒恪守家法篤信師說從未敢輕譽古人至更易經傳捨舊舊說其風固自宋人開之集注至以樸邇爲粗鄙近利以子夏子游爲譖有流弊敢於暨及先賢更不足爲訓以朱子之賢猶有此失是書力矯此弊凡意氣詬爭之語門戶標榜之詞概不採錄

一集注喜貶抑聖門爲全書最大污點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毛西河窮門釋非錄論之詳矣是書凡攻朱之語例不採錄然對此不能不設例外昔阮嗣宗口不談人過人稱其盛德何況對於古人子貢方人孔子以爲不暇故古來叢誘之深無如朱子者雖係無心之過究屬嗔心過重錄之所以示戒也

一宋儒以禪理詁經好之者喜其直截痛快惡之者又目爲陽儒陰釋考朱子答孫敬甫嘗少時喜讀禪學文字又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標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欲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從來學者是宋儒固不自諱竊以爲孔子之道至大無所不包不特釋而已即道家亦有與之同者如無爲而治一章是也魏晉諸儒喜以道家言詁經苟有一得未嘗不可兼收并蓄蓋孔子之言有與釋家同者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佛家之破除二執有何區別耶其與之異者則不必強爲附會陸王一派末流如羅念菴陳白沙輩幾於無語不禪亦是一病是篇於末流狂禪一派牽強附會之語概不採錄孔子之言俟諸百世而不惑所以爲至聖不必後人代爲辨護周旋集注於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講則曰非籍其口使不敢言也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下引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

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殊不知聖人之言絕無流弊觀於今日歐洲之國會民主政治此二章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洵萬古不易之至言也何所用其廻護耶自歐化東漸不特疑聖且有譏聖以爲名高者矣是嘗採錄斷自清代凡現代名人之著述除純粹解經者外其他中西合參新舊融合之作值此是非淆亂靡所折衷去取之間憚多私見故雖有佳篇概從割愛恐不採錄補遺之責期之後人

論語集釋

卷序例首一學而上  
卷二學而下  
卷三爲政上  
卷四爲政下  
卷五八佾上  
卷六八佾下  
卷七里仁上  
卷八里仁下  
卷九公治上  
卷十公治下

卷十一	雍也上
卷十二	雍也下
卷十三	述而上
卷十四	述而下
卷十五	泰伯上
卷十六	泰伯下
卷十七	子罕上
卷十八	子罕下
卷十九	鄉黨上
卷二十	鄉黨中
卷二十一	鄉黨下
卷二十二	先進上
卷二十三	先進下
卷二十四	顏淵上
卷二十五	顏淵下

卷二十六

子路上

卷二十七

子路下

卷二十八

憲問上

卷二十九

憲問中

卷三十

憲問下

卷三十一

衛靈上

卷三十二

衛靈下

卷三十三

季氏

卷三十四

陽貨上

卷三十五

陽貨下

卷三十六

微子上

卷三十七

微子下

卷三十八

子張

卷三十九

堯曰

卷四十

徵引書目表

# 論語集釋卷一

閩縣程樹德學

## 學而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考異】皇侃疏證義疏本（下簡稱皇本）說字作悅。聖瀨四書考異。（下簡稱程氏考異）古喜或諱說同字。漢後增从心字別之。悅初見廣韻。徐鍇新修字體云。經典只作說。然毛詩說憐女美。陸氏釋文又作悅。爾雅釋詁悅樂也。悅樂也。皆舊作悅。而孟子但用悅字。則二字通用已久。說之見二十篇者。如公冶長篇子說。雍也篇非不說子之道。子路不說。子罕篇能無說乎。子路篇不說。陽貨篇子路不說。樊子篇公明說。季本俱作悅。惟先進無所不說。子路易事而難說。仍如監本。

按聖瀨四書考異考證較博。關於論語錄考部分。本書收錄極多。標題仍稱考異者。示不敢掠美也。

【考證】白虎通。子者丈夫之通稱。顧炎武日知錄。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西大夫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晉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汪中述學別錄。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與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抵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抵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足以並稱。故晉子去男。從其尊者。王聘則劉子早子。列國則萬子國子。是也。王聘生稱子。致配國君公。

列國生稱子。後配號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辭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春秋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云夫謂穆伯比。夫石穀生我。服云。夫謂孟孫。夫不惡女子。服云。夫謂夫子。以夫稱子。所謂取足以成辭爾。凡爲大夫自適以不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諱父而曰夫子。桓成桓襄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劉寶楠論語正義。(下簡稱劉氏正義)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晉書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校定作從口乙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特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狀上也。學者。說文云。駿覺悟也。从敬从口。口尚臘也。曰聲。學篆文駿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同。

【集解】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習。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傳。

按何晏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固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邢昺疏云。馬融亦爲古文駿語訓說。皇侃疏謂爲魯論說。非也。隋唐志皆不載。佚已久。王氏義說。史志亦稱注。何晏集解序與陳陽周生烈並云義說。七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亡。而唐書藝文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並有王肅論語注十卷。蓋隋代散失。至唐復出。今則佚不可見矣。惟論語馬氏訓說二卷王氏義說一卷各有輯本。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唐以前古注】皇侃義疏。(下簡稱皇疏)曰者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按今說文無此文)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爲先。是則擇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擇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詞席。八年始教之讀。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樂則爲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

焉。重陽時學重陽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爲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誠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也。

【集注】學之爲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就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獸飛也。說事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過自不能已矣。

【餘論】朱子文集（答張敬夫）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曉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探圖射御之藝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旨曰。今之學者有三。辭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合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能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爲所明又學之本。敎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毛奇齡四書改錯。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於學可與共學。余終始與於學。則實字矣。此開卷一學字。自有實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學字並無此訓。即有時通效作效。亦是虛字。善可效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莫一效入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實證新舊引述禮云。小學葉大道。以學道著。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著。則學正舉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黃式三論語後案。（下簡稱黃氏後案）學謂讀書。王氏及程子說同。朱子注學謂讀者。統好學於第一學字之中。如執爲好學。弟子不能學。厲學。學道。必謂爲效。而始通。其引程子說學爲讀書。時有爲輕讀而時思釋。則此章之正解。黃直解語錄甚明。此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愚曰未學必謂之學。下篇學以對言。學問對言。好學忠信對言。據學約禮對言。文學誠行對言。學易學詩學禮。皆謂讀書。而又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僥。蓋學者當以學聖人之道。而聖人往矣。道在方策也。劉述議論語述何。學謂闡定六經也。當春秋時吳鴻茅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無教萬